

我的一家

陶 承

范 錫 師 无
校 科 学 錫
館 書 館 錫

无锡市第十五中学
革命委员会
图书室

分类号 K257/70.2
编次
无锡市教育进修学院

K167
7213

我的一家

陶承口述

工人出版社整理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97348

224.7/0126-3

工人出版社

1959年·北京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in the upper middle section.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in the middle section.

我的一家

陶承口述

工人出版社整理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四條市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70,000字 印張：3 插頁：2 印數：J—50,000 C 累計1,550,000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3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1次印刷

*

統一書號：16007·65

定 價：0.2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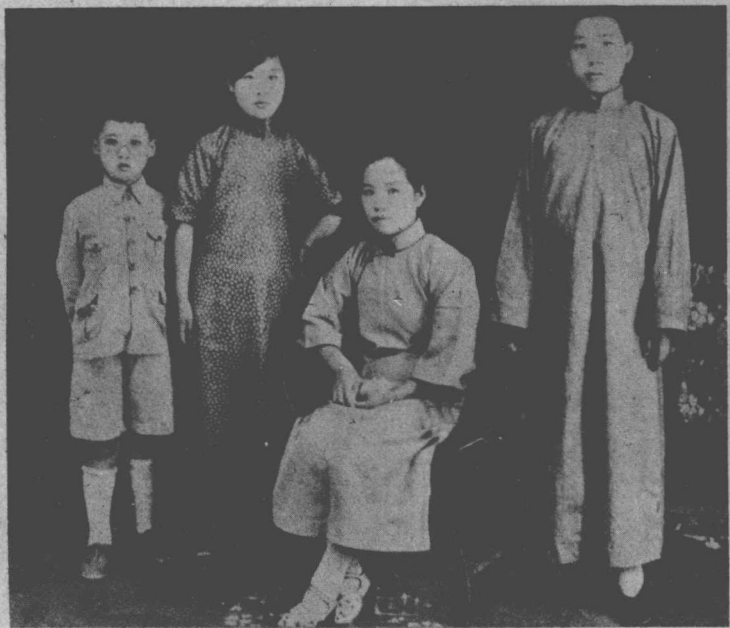
02892



欧 阳 立 安
(十五岁做学徒时)



欧 阳 稚 鹤
(十六岁在抗大学习)



稚鶴、本紋、陶承、应坚
1932年在中央国际事务团住机关时

序 一

这本“我的一家”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它反映着共产主义者不分男女大小均能机智勇敢地应付敌人。这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典型之一。毛主席的一家、蔡和森同志的一家及其他等等不可胜数的革命家庭，他们均具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

“我的一家”实例教育，激起人们对于反革命屠杀人民的异常愤怒，对于为人类谋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同志的无限敬仰，由此更加强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在我国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今日，我们必须发扬先烈们那种坚决勇敢舍身为国的英勇精神，这就是“我的一家”出版的现实意义。

徐特立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

序 二

在延安，断断续续地听到陶承同志谈她的家，也听到一些同志谈她的儿子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时的机警的故事。现在，她把这些事写成书了。这是一本好书。不止是叙述了她的一家，而是通过她的书，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是何等的残暴和黑暗。看到工人阶级的儿女、贫苦的知識分子、共产党员为着推翻黑暗统治、解放被压迫阶级以至全人类，艰苦奋斗、前仆后继；丈夫倒下了，妻子更坚强起来；父亲倒下了，年轻的儿女更勇敢地跑上前线。这是具有何等的高贵品质！他们相信胜利，但并未计算及自身能看到胜利，他们知道胜利是要用血去换取的。

欧阳梅生同志，我只见过他一面，那是他负责汉阳县委时的一次会议上。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送大江报，我是当时大江报的编辑之一，环境恶劣，编报、印报、发报，都是单线，很遗憾，我没见过这位勇敢机警的少年斗士。

陶承同志没正式上过学，但曾从梅生同志学过诗。她说，梅生教书的那个地主家，园林很美，夜里，梅生改课卷，她在做针线，两人推窗一望，月色朦胧，树影池光，苍翠欲滴。梅生念了几句诗：

夜静寻诗味， 闲谈仔细评，
共怜秋月老， 山塘翠已深。

陶承同志說：當時的情景，確使我兩人沉醉在自然的懷抱里，我還不懂詩，但詩的調子，至今記得，可能有記錯了的字。這裡，可以看到這一對青年夫婦是如何地熱愛祖國的美好山河，想在這裡面自由地勞動和生活。但是，當時的社會不允許他們這樣，於是只好走上改造社會的路。

陶承同志說，一天她讀紅樓夢林黛玉葬花詞，讀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梅生在旁聽着，流了淚。又過了若干年，梅生同志逝世好久了，我看到陶承同志寫的孤燕詩：

梁上有孤燕，	晨去暮歸來；
不知說何事，	喳喳費我猜。
玫瑰紅朵朵，	青春能幾回；
回憶當年事，	猶然令人悲。

梅生、陶承都是貧苦的孤兒，對舊社會只有怨恨，沒有留戀，他們真摯的愛情，發展而成為鞏固革命鬥志的紐帶，因而培養出革命的後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軍進攻陝甘寧邊區，我們一方面聚歼胡宗南二十多萬所謂精銳部隊於邊區山地，一方面開始在東北、華北進行大規模的解放戰爭，中央機關東移。陶承同志雖然在前幾年的東征中失去了她可愛的最小的兒子，此時卻心懷開朗了，寫了幾首紅雲曲：

朵朵紅雲直向東，荷花出水滿池中；
迎風姣艷清香意，白藕蓮心味更濃。

朵朵紅云直向东，黄河对岸炮轟轟；
消灭刘戡几个旅，人民军队是英雄。

朵朵紅云直向东，傳來捷报喜重重；
土改狂潮灭封建，南北东西正反攻。

母亲的情怀，比蓮心还苦；革命的胜利，比花朵还香。陶承同志可以自慰了。

亲爱的讀者們，男女青年同志們，陶承同志的家，不过是成千成万牺牲奋斗的革命家庭之一，她家牺牲的人不过是成千成万先烈英雄人物中之几。正是他們的血，取得了六亿人民的解放。我們常說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这句话，在当时講，一个人倒下去了，更多的人站起来，埋葬了伙伴的尸体，揩干了身上的血，立即又进入战斗；在現在講，无数先烈的血，奠定了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建立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我們踏着这条路前进，应该更坚决，更勇敢，敢想、敢说、敢做，我們和流血的先烈，是心連着心的。

我們热爱和平，但是为着保衛祖国，反对压迫，我們的先烈不怕战争，我們也不怕战争。美帝国主义如果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們头上，敢于阻撓我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我們一定要为反抗侵略而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侵略者。

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谢觉哉

九月八日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合起来有十七口人。我是一个退休的革命干部，兒子、兒媳在湖南矿山，女兒、女婿在武汉，大外孙女在航空学院学习，大孙女已进了中学，几个小点的正上小学，……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孙子，一轉眼就爬上桌子，打开收音机，要“听毛主席讲话”。

但是，我要講的并不是这个家。因为要介紹这个家庭，只用“幸福”两字，就可以概括无余了。

我所要講的“家”，是已經过去了的。也可以說是这个家庭的历史，特别是其中的几个成員：我的丈夫欧阳梅生，我的兒子欧阳立安和稚鶴。他們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他們离开我們已經很久了！

我在家养老。平时只讀讀書，看看孩子。每逢假日，孩子們从学校回来，大家在藤蘿架下閑談，他們总是纏着我要我講故事。而且，往往还有附带条件：“不听神話，要講真的！”“要我們沒听过的！”

我想：孩子是我們的未来，可是讓他們知道一点我們的过去，懂得一点过去的艰辛，也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他們生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他們既不知道什么叫憂患，也不知道什么叫冻餒。然而这一切，都是他們的祖輩父輩，經過整整一代的浴血战斗，作了无数的牺牲，才爭取到的。讓孩子們溫習一下家庭的历史，讓他們由此知道一点新中国新社会締造的艰难，讓他們更加热爱今天的生活，更加勇敢地去創造未来吧！

为了紀念死者，更为了激励来者——这些年輕的孩子，我談了如下的故事。

这是四十七年前。

清早起来，干娘就忙坏了。给我梳头，插花，换衣裳——我要出嫁了。

这一天，正是我第十七个生日。照家乡的习俗，过生日这天，是不能动葷腥的。这是表示不忘母亲养育的恩情。可是偏选了这个日子叫我“过門”。干娘說，男方中了邪祟，病了几个月起不来，急等着花轎上門冲喜呢！

家里并不像办喜事的样子，沒有宾朋，也沒有亲友，只有干娘一个人照料着我。两岁的时候，我就成了孤兒。亲属里只有一个当外科郎中的舅舅。他成天背着小木箱，东游西串，沒个固定的住处，因此把我寄养在邻居（也就是干娘）家里。此后，就很少再見到他了。我跟着干娘長大了，干娘又送我去学刺綉，为我擇婚；就是这几件嫁衣，也是干娘做的。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舅舅怎么还不来呢？”我問。

“快了吧？昨天就着人找他去了。”干娘說。

忽然，笙管唢呐响了，迎娶的花轎到了門前。我慌了，心跳个不停。干娘一把抱住我，哭了。

我还没来得及哭，舅舅闖了进来，二话不說，背起我就跑。他身上有一股酒气，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喝醉了。

轎子里挺黑，头上又蒙着盖头，路上顛顛簸簸，攪得我昏头脹脑。走了十多里，进了城，轉进一条小巷，轎子停下来。以后就是繁瑣的仪式：拜天地，入洞房，坐床，……我完全像个木头

人，听人摆布。吃交杯茶的时候，有人送来了紅枣，花生，桂圆，蓮子，……我糊里糊塗的，連核也吞下去了。我偷偷看着，新郎也吃了，还吐核哩！不知是誰嚷了一声：“新娘子笑了！”于是，屋子里顿时喧笑連天，有人踩脚，有人怪叫。

正在这时候，新郎搖晃了一下，两边的人赶忙扶住，才沒有跌倒。他的臉色蒼白得可怕，嘴唇不住地哆嗦。不得不勉强結束仪式，叫人攙走了。

这一夜，我独自睡在陌生的新房里。

那祟沒有冲走，經一天的劳累，他的病更重了。

我的丈夫欧阳梅生，那时正在長沙第一师范讀書，比我还小一岁。他也是自幼父母双亡，由祖母撫养大的。

过門不久，我就操持家务了。祖母治家很严，常为一点小事責罵不休。淘米的时候，哪怕掉一粒米在地上，她也要拾起来，还嚷得四邻都能听见：“不能这样糟蹋呀！”火烧旺了，她又嚷：“这柴是錢买的呀！”我真怕她。

幸好梅生还体贴人，背地里总安慰我說：“祖母岁数大了，說你几句，不要見怪！你做你的，用不着怕。”可是他自己，在祖母跟前也不敢高声說話。

祖母拘管得紧，每天要我們晨昏定省，問安三次。梅生下学回来，得先去請安，要是先进自己的臥室，她就生气。一生气就几天不理人。晚上，她坐在角落里，捻着一串佛珠，闭上眼睛，不声不响，像是參禪的样子，我們也只好陪她打坐，一动不动。

我真瞞了，打了个呵欠。

祖母睜开眼，狠狠瞪我一下，又入定了。

梅生趁这个机会，活跃起来，做出各种怪相，跟我傳送消息，看我不懂，比划得就更起勁。后来連他自己也忍不住噗味一声

笑了。

“輕薄！”祖母气哼哼地說。这回沒有睜开眼睛。接着做个不耐煩的手势，叫我們走开。

我們就像出籠的鳥兒，身上再輕快不过了。可是还不等跨出門檻，她又叫了：“不要点灯熬油哇！”

老人家厉害，心眼倒挺好。高兴的时候，也把收藏的菱角，蓮蓬，花生，拿給我們吃。并且感叹地說：“你們年輕人，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呵！”

第二年，我們有了第一个孩子，起名立安。老祖母晚上顧不得再捻佛珠了，生怕我們照护不好，总搶着帮助浆浆洗洗。然而，她沒有等到重孙子喊她一声“太婆”，就一病不起。弥留的时候，她不住地摸着孩子的小腿。这大概是她对人生唯一的依恋吧！

祖母死了，我們的境况变坏了。在她临終以前，曾特別囑咐，請几个和尚来，給她念三天三夜金剛經，超度来世。在安葬的时候，我們虽卖掉那一小块土地和池塘，还是背了一身債；而且这身債務以后也沒有卸下来，因为接連又生了两个孩子。生下一个孩子，梅生就高兴地叫：“又多了一个債務人！”他总是无憂无虑，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时，梅生已經到外县教家館去了。收入微薄，难以养家。我带着几个孩子，住在長沙城里，就靠着做做手工，維持日常用度。

十三岁上，我在湖南有名的楊季堂湘綉館学过两年湘綉。那时湘綉的主顧，多是官紳人家。一幅中堂，几扇条屏，多的要卖几十两銀子。楊家手艺是家傳，像人像的眼睛，动物的卷毛这些細活，总是放在內室，由他兒媳——十姨奶奶自己做，不傳外人。她們綉出的眼睛，也真像会轉动似的。我們学不到这些手艺，只做粗活。

說是粗活，也不簡單。案前擺着布綳子，綳上綉件。緞子上雖然先由畫師打好了圖樣，可是那只是個輪廓，自己還得按小圖配綫，綉出層次。一根絲綫，要批成十六根，每種顏色，從最深到最淺，又要分成十三種。所以綉一兩針，就得換綫。——我學了兩年，連畫稿也學會了。

現在，我又重新理起這些活計。在家里，綉不了大件，就給人綉些花邊，領條，袖口，或是帳沿。做活的時候，把大兒子立安放在床上，給他一本破舊的芥子園畫譜，他能反來復去，翻看半天，不和大人糾纏。睏了，就把畫本攔下，自己睡了。

雖然清苦，可是我們倒過得挺快活。沒有拌過嘴，沒有吵過架。燈前月下，梅生興致一來，還要吟幾句詩呢。古人說：“貧賤夫妻百事哀”，但我們家卻永遠是歡樂的。

二

一連數年，孩子一個挨着一個，請不起收生婆，就由梅生自己接生。孩子多了，我們的生活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做手工，工錢低，一幅帳沿才兩吊錢，到手就光。虧得那個好干娘，進一回城，就給些接濟，不然，我們真得挨餓了。

不久，經朋友介紹，梅生到離長沙六十里的龍家大屋教書去了。全家也都跟着搬了去。

這里有山有水，樹林子里，有好多叫得中聽的鳥兒，路旁塘邊，還有好吃的野果。孩子們簡直入迷了，早晨爬起來，就滿山遍野地跑，回來時，每個口袋里都裝得鼓鼓的：野花，野果，石頭，甲蟲，螳螂，什麼都有。

龍家大屋前面有個鍋底塘，塘邊生着叢密的蘆葦。那裏蜻蜓最多，孩子們慣會用兩個指頭，捏住蜻蜓的尾巴，再用綫拴上，

叫它滿屋里飞。孩子們很快迷上了这个开心的游戏。

一天傍晚，下过大雨，立安招呼弟弟和妹妹說：

“走，去捉洋迷迷！”

孩子們跑到塘边，大哥眼明手快，伸手捏住一只。

“那边还有个大的！”老二应坚嚷着。

“捉住！”哥哥下了命令，伸手又捉住一只。

“我够不着！”弟弟胆小，脚边就是水塘，伸手試一試，不敢动。

“不怕，再往前一点！”哥哥一边命令一边行动，他已經捉到三只了。

扑通！……

“二哥掉到塘里了！”本紋叫喊起来。

我用下針綫就往外跑。只見塘边圍了一群人，梅生也在那里。他見我气急敗坏的样子，忙迎上来說：

“不要紧，救上来了。”

应坚渾身是水，鞋也丢了，一見我，就咧着嘴哭。我沒好气，上去給他两巴掌。

“你还哭！沒淹死还不便宜！”

“媽媽，莫打弟弟，是我叫他去的！”立安在一边說。

“那你也跑不了！”我又給他两巴掌。

我把孩子領回家，气還沒消。順手把他們拾回来的破破烂烂，都扔到院子里。梅生站在門旁，看我一眼笑着說：“真是昏官断案，有理无理，一律三百大板！”我心里一动：是有点过分了。

“你还在生气，可是挨淹的把这事早忘了！”梅生說，“你看应坚在做什么？”

应坚在院子的水坑边赶小鴨子。

“这証明你失败了，應該給孩子講通道理。”梅生說。

“我沒有那个耐心！”我說。

“耐心也是学的！不然，就專会做愚蠢的事！”梅生說。

我无話可說了。

日子过去了。立安入了学。乡下生活要簡省得多，吃水燒柴，都不用花錢，屋前屋后，种上些菜，也吃不完。因此家里的生活頓时寬裕多了。可是，梅生还不滿意。

“不能光圖眼前，光管自己，”他总这样說，“一个人还有社会責任，不應該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

他需要什么呢？

一九二三年，他終于离开家，和几个朋友結伴到四川去办学校。他說要出去“見見世面”，寻找真理。我相信他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我没有拦阻他，自己帶了孩子，又回到長沙。

誰知不到三年，他又逃了回来。学校被軍閥封閉了，半路上遇見土匪，搶个精光。到家的时候，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子。……

“这回真是全軍复沒了！”他一进屋就說，滿不在乎的样子。接着把孩子一个个抱起来，亲着，鬍子扎得他們哇哇叫。

他那模样，着实狼狽。身上滿是灰土，一件短衫，七零八落，成了片片，臉上白一塊，黑一塊，叫太阳晒得蛻了皮。就連他說話的声調也不一样了。

“梅生，你变多了！”

“是嗎？”他轉过身，端詳着我，“那末，我来看看你，变了沒有。哎呀，还是那么丑！”

“你的心也变了！”我也玩笑地說。

“是变了！”他半真半假地說，“都交給革命了！你看吧，不要多久，这些軍閥、地主，也得全軍复沒！”

从他的話里，我隱隱感到天下是要大变，压迫人的倒下去，受压迫的站起来。梅生先就变得厉害，早出晚归，連吃飯細嚼慢咽的習慣也变了；匆匆忙忙，好像总有事等着他。但更重要的变